

堯峰文鈔

五

堯峰文鈔

PDG

堯峯文鈔卷十五

門人侯官林佶編

誌銘五 共六首

席舍人墓誌銘

予數游洞庭之東山自俞家舍抵薛家橋其道多圯每新雨輒淖不可行諸往來者病之最後過其地則芻規以石中甃以甃者堅緻且袤數里矣問誰為之則曰席舍人所築也時山中婦女無他業每空手坐食以為恒最後織作聲殷然接衢巷問誰為之則又曰舍人募鄰郡女工所教也問絮本及紡車織牀諸具安所取乎則又曰舍人所給也予甚異焉問舍人為誰蓋諱啓圖字文與歲貢生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未授官而卒山中人雅重君故不字而爭以其官呼之云已予寓於嚴氏君之諸孤皆嚴出也因知君事行頗詳及將葬君來儀嶺之原復詣予徵銘予以是益悉君之為人按狀席氏避唐末黃巢亂始居莫鑒峯之陽曾祖洙祖端攀皆

不仕考本楨前明文華殿中書舍人擢太僕少卿贈其先兩世如少卿官妣吳淑人而君之母則譚也君自幼喪母鞠於適母吳事吳有至性吳疾病晝夜不離左右自草青詞籲於神願以身代死先後四十九章至今其橐有存者為人恬靜寡欲未嘗孜孜錢刀為俛拾仰取計惟好行其德於鄉里凡宗族親故待君舉火者若而家待君資其婚嫁死喪者若而家山中細民苦貧初寒則施褚衣炎暑則施苧襦病則予之藥不幸死而無以殮者畀之棺無地以藏者又廣少卿先所置義塚至三十餘畝以畀之坎埋歲值大歉則出粟周之多或千餘石少亦不下數百石而又贖歸其子女之被鬻者收育其嬰孺之棄遺於道者歲所費率逾數千金山中大姓類以商旅纖嗇起家往往擁財自衛其尤豪者必華衣服盛輿從以相夸炫而君自奉獨與寒素者埒室無姬媵篋無玩好每積所入悉罄之於施予親黨患其異已或竊議之君聞而不少顧

惜久則合一山大小疏昵莫不頌服焉然後知予前之見聞猶未足為君異也君好讀書貯書累萬卷於是徧葺先賢嘉言懿行條晰部居共若干卷名曰畜德錄晚歲病風痺者數年益鍵戶著此書嘗題於書尾曰吾病瀕死惟以書未成為恨今幸少瘥有不強力成書而敢自惰媮者沒無以見先賢地下病不能轉側至置書牀簣上俛睨之蓋其勤於問學如此予故考君事行本末以為得之先賢者居多享年四十有三卒之日宗族親故哭之曰今而後緩急將誰叩也山中父老子弟哭之曰今而後凍餒患難將誰恤也嗚呼若舍人者可謂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已當病之未革也先期謝遣醫藥語諸子曰吾之生也太歲在寅今歲申也月又如之寅申相戰吾殆將不免既而果然達者謂之知命卒於康熙十有九年某月日葬於二十有三年某月日昔太史公謂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徃之人富而仁義附焉顧其所述蜀卓氏程氏宛孔

氏之屬其羸視君數倍而輕財好學不聞有似君者也以太史公
之文雄麗可喜故得遂傳於後世予自分筆力衰劣弗稱其能永
君之傳哉惜乎君之不遇太史公也然而不可以不銘君娶嚴孺
人生子男三長例監生候補國子監典簿永劼次歲貢生候補內
閣中書舍人永勛出嗣世父後次諸生永渤女二長適諸生許彰
次許鄭茂鼎孫男七女二俱幼銘曰

古不朽者惟德與言後儒弗能漸滅忽焉君也獨否善積慶延佐
以著書日星昭然倚山面湖宰木森芊人亡名存庶幾萬年

周文季墓誌銘

無錫周君文季諱炳文享年五十有四以康熙七年某月日卒於
家以十年某月日葬於軍鄆山先塋之次曾大父某大父縣學生
維新父鄉飲賓懷良皆有潛德配倪孺人三子廷韓廷范廷揚三
女壻王仁濟華僑蔣士震孫男四曾孫男二君舉順治十一年鄉

試與予同門生而予回翔郎署過從甚稀君抵京師間一詣予飲
往往杯未闌燭未灺即上馬言別未嘗促膝握手相款曲談笑也
故予之知君也淺逮予老且病鍵戶深山中故交濶絕初不測君
在亡廷范實來堯峯與相慰勞則曰吾父墓木且拱吾母倪孺人
亦相繼物故久矣問其學則曰廢而輓彊矣問其資生之策則曰
吾父不喜治生遺汙萊若干畝已不足給糜粥矣因出其再從兄
織齋先生所撰事狀示予然後得君之為人己廷范留山中浹辰
相與徵述君遺事然後益悉其詳予泫然流涕自悔知君晚也乃
襍取事狀中語并所述者書之曰君內行醇備析屋不計多寡肥
窳奉母方太孺人最恭自始疾訖革搖手戒家人毋令太孺人知
將殮而目猶視太孺人至哭而拊之乃瞑雅善地理之學先是父
葬鄧尉山有年君揣非吉壤謀欲遷葬諸昆弟難其事治命諭諸
子曰必遷之廷韓遂改卜軍鄣山及啓故窆則羣蟻果蝕棺木幾

盡矣是時君柩猶在堂當遷之夕家人聞堂中嗚咽號泣咸以為君之靈也平居著長者譽好急人之難鄉曲有憤爭者必詣君剖曲直交游親故以非辜被陷者必向上官爭其寃上官見君持論忼爽發於至誠亦俱信從之有同年生頗使酒難近方醉譁時聞君罄歎聲輒肅然起嘗語人吾所敬事者闔一縣惟周筠心耳筠心蓋君別號也自少嗜讀書博覽彊記不專資為舉子文也凡四試禮部不第歎曰得而不止是無義也失而不止是無命也吾其如命何可以止矣遂考授教職其後以他事誅誤亦竟不及選也家故雄於一鄉暮年益中落賴倪孺人力持之孺人尤習儉勤至老且篝燈操作不少休迎婦送女皆出自孺人遂以積勞遘疾享年五十有五卒於十二年某月日距君歿五年矣又十年與君合葬按周氏世譜相傳為吳偏將軍瑜之後其徙無錫景雲鄉者自宋制置安撫使諱應者始至今四百餘歲子姓猶環居是土土人

因姓其涇周涇云銘曰

才之克學之豐誰不如轅軻終命為之道則窮倚幽宮氣鬱葱侍
兩親有婦從筮言吉子孫逢

鄉飲賓徐府君墓誌銘

徐之先皆祖偃王又皆祖漢徵士穉而吾吳諸徐故多仕宦家皆
徃徃各自為族其譜牒絕不相通莫知其何別也宋淳熙間有為
常熟教諭者始家直塘鎮其後又遷長洲之采雲鄉列居下塘是
為下塘徐氏自明世宗時迄今百六十年徐之以進士為大官者
凡四人舉於鄉者又數人餘或以貲或以諸生貢學官遂出而仕
宦者相望也故其人視他徐尤豪凡貲產之饒室廬臺榭園池之
壯與夫輿服伎妾優伶之麗都悉冠於吳中四方冠蓋日夜爭湊
其門既入本朝而徐氏驟衰子姓多以驕穉縱恣破其產畧盡
中間能為恂恂篤行長者殆不過一二如府君是也君自少喪父

族人輕其孱弱輒搆訟傾之君家於是中落及君為諸生頗強忍自力既而有子曰堂又能佐君幹理其家故稍稍復起然君每安澹泊好善樂施親故有不能婚葬者必贍給之羣從有盜鬻先世義田者復率衆捐橐中金贖以供歲祀由是徐之長幼俱服焉醇厚謙謹蓋其天性族少年嘗有所恃乘醉以非禮侮君旁坐皆為憤恨君笑不校也中歲喪其配汪獨居二十餘年苟無侍媵蕭然自得晚尤潛心於釋典遂呼子堂傳其家日惟晏坐諷習而已與予比屋而居予既老病杜門而君亦簡出不數數見也歲時偶一相見言若不出口者其在里中雖賤夫幼豎咸踈踈然與為禮稍聞讙競聲輒趨避去里人推君長者年七十舉鄉飲賓衆悉以為允其明年以病脾卒又明年堂將卜葬君於陽山祖塋之次汪孺人先卒遂舉其柩合焉君諱綸字襄孫父果達王父治安皆有隱德大王父有聲縣學生汪孺人生男子一即堂也大學生女子三

壻曰諸生施贊曰朱楷曰江文模葬有日矣堂麻衣冠踵門言曰
吾父於先生為世戚且鄰比也知吾父者殆莫如先生茲墓石已
具而未有刻辭孤大懼無以顯揚而遂實越其遺緒敢惟先生也
請予乃諾而銘之銘曰

予聞君祖考以來累世長者至君之身益以長者有聞微獨徐氏
所希覲也即吳中巨室以貴富顯名者多矣而布衣恂恂卒莫踰
於君維秦餘杭馬鬣巍然宜爾孫曾餘慶之延如曰無徵貶予銘
言

金孝章墓誌銘

吾郡故多潔修好古獨行之君子近世如杜用嘉邢用理沈啓南
先生降而至於趙凡夫文彥可之屬率皆遺榮弗仕或以詩文或
以字畫或襍出醫卜卓然有名於時其遺風餘韻至今猶傳述鄉
士大夫之口自有明既亡吳中好事者亦皆棄去巾服以隱者自

命當其初流離患難之中希風慕義儼然前代之逸民遺老也既而天下蕩平苦其饑寒頓踣有能初終一節老且死牖下不恨者蓋實無幾人若孝章金先生庶幾大易所謂樂天知命者與先生諱俊明字孝章吳縣人少從其父宦寧夏往來燕趙間馳騎游獵頗任俠自喜遼左多事諸邊帥爭欲延入幕府先生意不屑也既歸里始折節讀書受經於孝介朱先生之門朱先生數歎異之補縣學生名隱隱起數試於鄉不見收最後復赴試以焦氏易筮之得蠱之艮其繇辭云云先生愀然太息曰天豈欲我高尚其事乎吾將從此逝矣遂不終試而歸歸即謝諸生杜門以傭書自給是時明猶未亡也踰年流賊陷北京又踰年王師渡江吳人始深詫先生知幾云先生幼以善書著聲吳中小楷師曹娥碑行草師聖教序悉有法度晚益自名一家兼工詩古文辭四方士大夫聞先生名以書若詩文來請者相次不絕里中窶人子手不持一錢

亦日夕踵門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應之不少厭也以是三吳碑版
刻及僧坊酒肆率多先生筆得之者爭相誇示以為幸間喜畫樹
石皆蕭疎有致其墨梅最工吳人尤傳寶之先生既善書平居繕
錄經籍祕本以訖交游文橐凡數百種無不裝潢成帙度置騰鏤
惟謹予嘗走詣先生老屋數間塵埃滿案與客清坐相對久之自
起焚香瀹茗稍出其書畫與所錄者娛客而已予嘗論之以為先
生非忘世者也既已遭逢不偶積其激昂奇偉之材與夫輪囷結
轆傲兀不平之氣訖於暮年而剝削未盡不得已寓諸書畫間吳
中後生晚進高談賞鑒者徒推其書畫之工且欲求諸筆墨蹊徑
之內俱未為知先生也先生年七十徧乞常所往來者賦生輓詩
引陶淵明自祭文為況蓋其風流雅趣如此嘗有學使者慕先生
名欲招致之不可得因歎曰清真絕俗雖古之沉冥不過也壽七
十有四某年月日其孤葬先生長洲縣瓜山之萬字圩以狀來乞

銘按狀曾祖箎祖可大考永昌官陝西寧夏衛經歷妣徐孺人娶浦氏先卒女二長貞琬適吳江張某次貞琰適長洲方某男四長上震某科武舉人今方為某官次侃次祐次預早卒孫男三先生篤於孝友每居喪必手書孝經數百本以乞人撫愛仲叔兩弟尤力晚而自號耿菴又嘗自書其堂額曰孺宜以志之銘曰於學則豐於德則崇不逮於用維時之窮庭有幽蘭先生所藝篋有奇字先生所制潛光隱曜後人是詒後人其昌斯石識之

江太一墓誌銘

休寧之江素號右族其先世蓋家於浮梁唐天復中有主休寧簿者遂占籍焉是後子孫延衍散居休寧之郊陽梅田二鄉而公則從梅田徙蘇者也諱五聲字太一以鄉飲大賓諱茂時者為父鄉飲賓諱判者為大父昆弟凡七人諸昆率以文學擅名仲氏又舉於鄉而大賓獨奇公才特命之治鐵冶於蘇遂用冶鑄起其家其

為人任俠重然諾徧交四方賢士大夫凡士大夫至吳者無不造門投謁公必盛供張酒肴筐篚具迎送之禮由是得好客聲而予之族女方歸公冢孫為昏因家故汪氏亦無不交於公者公所居在吾吳西郭外比年以來予徙居公里相距不數十武顧予宦游京師有年及其歸也又以病杜門獨不及登公之堂而識其面然詢里中人則襍然推曰此長者也公既歿免喪而公之諸子始介其友俞子無殊數往還予家時時叙說公軼事益知其果長者公性好施與尤厚於同族有貧而鬻女者立捐貲贖出之且為之擇所歸有無行被陷於盜者族人咸唾詈不齒也公顧憫而援之得脫其罪其人卒悔悟不復為非或以緩急告即如所需以應久而負公不償公遂毀契書如此者凡數人貲亦不下累千金公之好行其德悉此類也平居嗜讀史書又喜購古鼎彝罍洗次至官哥窰以下磁器若前代朱黑髮具之屬羅列便坐左右每間於家政

及賓客之務必入精舍焚香據几或摩挲諸玩好或手史書一弓
且覽且諷翛然如在外非獨其人長者也蓋實有隱君子風焉
享年六十歿於康熙某年月日配程孺人先公十年卒子男五接
荷士駒皆國子生接芹吳縣學生士習蘇州府學生士駉吳縣學
生女六人其四皆配名族餘未行孫男十六人承謨府學生承備
承詩吳學生承倌承倣承倞承誠吳學生承份承說之訓府學生
承球承度承祐承恩承祐承偲女十三曾孫男四女三承謨即娶
予族女者也承誠之訓從其季父士駉今方游子門某年月日諸
子葬公某鄉某原以程孺人祔公既隱德弗曜而子若孫類俱守
公遺業恂恂謙謹足為保家之主且有讀書能文章者其蕃其昌
豈不在後之人乎於是無殊為之撰狀予則誌而銘之曰
善之積也慶有餘公蘊其善弗及攄詒子若孫詩與書其興勃焉
立可頌銘以識之語非虛

鄉飲賓席翁墓誌銘

予嘗兩過洞庭之東山其始至也以事趨謁席太翁仲遠翁之季子婦予外妹也是時翁年七十餘矣長身飄鬚衣冠甚偉其輩行既尊於予年齒且高顧具賓主禮甚恭拱揖進退如少壯者酒次叙說山中諸佚事首末纚纚可聽予心知其長者也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歿其家將禪矣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園中間樹木蒼秀亭榭潔雅又各於其旁穿池蒔蔬備極幽人逸趣微但保家之主庶幾能亢其宗者也然則翁之所詒遠矣翁諱本久仲遠字也先世有仕唐至武衛將軍者始家東山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樊瑞國學生以善封殖起家翁少為青浦諸生所至偕諸名士日夜以問學相鏃礪故其所得醇深而於應舉之文最工然數不利於場屋中歲始自喟曰命也文其如命何盡屏棄所業脩然不以名第介意數延故舊賦詩飲酒為樂竟用是老焉暇則簾閣據几手繕

寫諸大儒語錄至數十卷又嘗訓釋孝經而尤研精覃思於易其
論乾之九三曰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
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為人之龍也急心一萌龍德乃喪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乃自號惕菴其為學根柢如
此予惟自明萬曆以來山中高貲者推許氏翁氏兩姓為甲其人
率以文雅相高喜結納四方賢士大夫非僅纖嗇擁財自衛者也
故凡春秋佳日遠近籃輿畫舫爭集其門如華亭董尚書名御宰陳
徵君仲醇常熟錢尚書受之嘉定李進士長蘅太倉張內翰天如
儀部受先之屬類推翁許為湖山主人一切管絃歌舞之娛牲牢
酒醴供張之盛所費殆將不貲絕無分毫顧惜雖古諸侯所謂賓
至如歸者弗是過也翁許衰而席氏遂興予雖晚進幸而得一從
游蓋有往者流風遺韻在焉逮翁歿而山中承平故事邈然不可
復覩矣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能無為之追慨乎哉公雅性儉樸自